

一个注重热门人物话题的文化访谈专版，以特别访谈、深度对话的方式，传播智者之声，传达智性之见。议论风生，启人深思。

主编 刘文洪 詹 刚
著者 刘 放 李 婷 沈 渊

晚报会客厅

精选

古吴轩出版社



【姑苏晚报文化丛书】

晚报会客厅 (精选)

主编 刘文洪 詹 刚

著者 刘 放 李 婷 沈 渊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报会客厅：精选 / 刘放，李婷，沈渊著. —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1.10
(姑苏晚报文化丛书 / 刘文洪，詹刚主编)
ISBN 978-7-80733-702-7

I. ①晚… II. ①沈… ②李… ③沈… III. ①名人—访问记—中国—当代 IV. ①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96112号

责任编辑：陆月星

见习编辑：许 峰

装帧设计：陆月星

责任照排：韩雅萍

责任校对：张 蕾

书 名：晚报会客厅（精选）

著 者：刘 放 李 婷 沈 渊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gwxcbs@126.com

电话：0512-65233679

传真：0512-65220750

印 刷：苏州日报印刷中心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5.5

版 次：2011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3-702-7

定 价：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512-65640827

姑苏晚报文化丛书
《晚报会客厅（精选）》

主 编

刘文洪 詹 刚

副主编

沈 玲 杨秉灏

编 委

高卫兵 张云霞 周宏斌

何建平 毛栋良

著 者

刘 放 李 婷 沈 渊

触摸苏州的文脉

——序《姑苏晚报文化丛书》

刘文洪

苏州这棵大树的根系特别发达。我们看得到的小桥流水、温山软水以及高速公路、高楼大厦，不过是她的如盖绿荫。她的根系则有着两千五百年琥珀般的凝聚和无数曲曲折折的人文故事。这些，需要我们在泛黄的线装书里搜寻，需要我们在风化的城砖里辨析，更多的还需要我们用心灵去倾听和感受。这些根系如同这棵大树地上部分的倒影，她在地下的深度，将决定这棵大树的高度。这座城市幽深而遒劲的文脉，恰是这座城市可以以两千五百的高龄依然鲜活如昨的重要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活在苏州这座城市里的人特别幸运，因为先辈人文的光芒给我们以足够的养分，久而久之，历代苏州人都和自己的城市一样，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同样的道理，生长在这座城市里的报纸亦幸运有加，因为循着苏州文脉的走向，就可得到源源不断的素材，就会形成独有的风格，形成符合城市特质的品牌。作为苏州人自己的晚报，《姑苏晚报》始终秉承这一理念，持之以恒开掘文化的富矿，在制造具有文化气息的精神食粮的同时，也使自身文气沛然。

就像一个人有没有文化，不是以会背诵几首唐诗宋词为标准一样，一张报纸有没有文化，也不是以刊发了几多散文为参数。诗歌散文是文化

的一种形式，《姑苏晚报》从第一天起就有《怡园》副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姑苏晚报》具有一种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注重整体宏观把握苏州特有的文脉，对读者形成有深度、有规模的供给，尤其是近几年策划的“阊门寻根”“李根源与小王山”等活动以及开设的《晚报会客厅》栏目，超越了一般概念的风花雪月，更多的是对历史文脉的梳理、诠释和领悟。如今结集出版的这套丛书，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尚有多组仍在进行之中，更有一些是正在酝酿的胸中沟壑：这充分体现了晚报人的追求，也给了读者更多的期待，给了关注苏州的人们几许安慰。

这套丛书的专题性、专栏性很强，甚至某些题材只有一部分读者感兴趣，并非文化普及的大众读物。这可以理解为其弊，但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前瞻意识，是对苏州文脉宏观把握前提下的理性开掘。当今社会，浮躁是生活节奏加快的伴生物，而浮躁恰是文化的大忌。诸多文化快餐，不仅无益身心，甚至还不啻是对文化的糟蹋。如何保持一份淡定与从容，对报人来说，应该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作者之所以青灯黄卷码下如许文字，不仅是为了引领舆情的责任，更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做一点快餐和点心，亦是果腹之需，但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应该是对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弘扬，应该是留下历史印记的文化大餐。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对苏州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人文风物纵向切入，条分缕析，形成较为完整的系列，让现代人真切触摸到历史的脉动和岁月的余温。比如，光是城门，苏州除了阊门还有盘门、葑门、娄门等几多弟兄，那些在与不在的门洞里藏着多少如风随行的往昔。

文脉是城市的根和灵魂，是城市记忆的延续。随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城市的形象可能日渐趋同，但文脉是城市彼此区分的重要标志，让不同地域的城市大放异彩。现代化不应以切断历史为代价，越是现代，越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境界，就越会理解城市文脉是多么可贵，是多么值得呵护与坚守。

对报纸的特征有两句质朴的归纳：“秀才人情纸半张，力举千钧百万兵。”也就是说，你可以把报纸看得无足轻重，也可以认识到其无穷的影响力。我对两句话的理解兼而有之，既深知保护传承历史文脉是个系统工程，一张报纸难敌推土机的威力，同时我也坚信，舆论日积月累滴水穿石般的柔韧终能消弭些许现代人的浮躁与狂野。

尊重历史文化不是古而不化，也不是僵硬地维护自然的衰败，不是在线装书的腐气里盲目陶醉。在这方面，苏州是个成功的典范，古韵今风就是苏州人睿智的集中体现。我们恰是在对历史文脉增进了解、理解的过程中，更增一份对历史文脉的热爱与敬畏。当我翻阅这套丛书的时候，不禁感到一阵悸动，仿佛先人穿越而来，而我们的这些文字不是也要穿越未来么？

至少此刻，我们穿越人潮。

(作者系苏州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

目 录

触摸苏州的文脉

——序《姑苏晚报文化丛书》/刘文洪

王 尧: 脱去文化的外套, 剩下的是.....	1
钱 缨: 见到一个“昆”字, 就要看个究竟	8
叶永烈: 当代人写当代史	15
邢晏芝: 把评弹唱进首届春晚	22
王宗仁: 前世是“藏羚羊的外公”	29
范培松: 我的父母都是文盲, 但他们是了不起的教育家	35
荆 歌: 与苏童、余华比, 就缺一个张艺谋?	41
朱文颖: 我喜欢旗袍, 但我不是张爱玲	47
朱永新: 新教育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54
苏 童: 把童年生活视为写作的最大秘密	61
赵丽宏: 我愿意做一块礁石	68
李敬泽: 作家不要“装嫩”	75
范伯群: 让周瘦鹃们堂堂正正进入文学史	82

李 辉：做一个尽责的历史叙述者	88
梁晓声：我不仅是个作家	95
徐刚毅：读不完的苏州 道不尽的古城	102
华人德：挚爱一生在笔端	109
周矩敏：散淡人生 一路追寻	115
刘振夏：我以我手绘我心	120
柳袁照：在“最中国”的学校做校长	127
朱栋霖：五四九十年再回首	134
张 昕：我是理想实现主义者	141
汪长根：弘扬苏州的文化本色	148
范小天：一个玩影视的苏州男人	156

王 尧：

脱去文化的外套，剩下的是……

一本知识分子的长短录



王尧高中毕业合影（前排右一）

晚报会客厅：首先祝贺你的散文《脱去文化的外套》获得本届省“紫金山文学奖”。这部散文的获奖对你的学术研究和散文写作有没有特别的意义？

王尧：谢谢。我想任何一个奖项不管多么重要，都应当不会在一个人的研究与写作计划之中。研究和写作与获奖没有很大的关系，至少在我是这样的。无疑，一个奖项的获得是对研究和创作的一种肯定，是一种肯定，而不意味着其他更多的含义。我自然希望得到肯定，但获奖后也只是高兴了几天。我不能把奖牌捧在手上，我要用手去写作。

晚报会客厅：湖北作家方方对《脱去文化的外套》很推崇，她说：作家脱去了文化的外套，剩下的是真实的情感。她还说，该书极好，能看到作者对生命对人文对正义的关切。你觉得她话中主要的所指是什么？能具体说说吗？

王尧：我没有读到方方的这段文字，你说网上有。也不知道这个

方方是不是那个小说家方方，看文字有点像。就你引用的这段话看，她指的可能是我在写作中对待知识分子和老师的态度。我在封面上写了一句话：“一本知识分子的长短录，纸上烟雨苍茫。”前面一句是说我要写出知识分子的真实世界，后面一句是说知识分子处境之复杂以及我对文章境界的期待。我既把知识分子的灵魂放在太阳之下，同时又去体贴、抚摸，也就是我常常说的，对历史苛刻，对个人宽容。但我这样做时，我写了他们，也写了自己。

晚报会客厅：学界有一种观点，王尧是以研究“文革文学”和散文史而出名的。肯定你的学术视野开阔、广博，思想立论谨慎、严密。你通过梳理原始史料而建立起来的文学视角，为求证当代文学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请问，你的这些视角的得来，有没有从什么地方得到启发？得失寸心知，你感觉在自己的研究中，真的如外界所“表扬”的那样吗？

王尧：这一观点也让我琢磨了好久，在想，这说的是我吗？仔细想了，觉得这一评价中，我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确实是我多年来所追求和坚持的一种学术理想和学术路径。我很难说启发来自何处，无非是在读书和写作中询问。我一直主张学术研究要体现中国特色和学科特色，中国自古就有考据的传统，重视文献的传统。文学史研究如果没有文献的支撑，总是单薄的。文献或者史料不仅提供佐证，而且本身就是历史书写的一部分。我最近有一篇论文就是讲文学史研究与史料关系的。

想做个上世纪三四十代的教授

晚报会客厅：其实，你这是二度获得“紫金山文学奖”了，上届获得的是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研究》。能不能谈谈两个奖之间的关系？

王尧：散文奖和评论奖都是“紫金山文学奖”的一种奖项，所以这

本身就是一种关系。我长期做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包括散文研究，偶尔写些散文，特别是这几年集中写了一些散文随笔。如果从研究与创作的层面看，这似乎是两种文体两种写作方式。但我多年来，一直试图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所以说，评论和散文这两种不同的文体，在我只是表达方式的选择。如果套用一个诗人和散文家的说法，我想用左手写评论，右手写散文。

晚报会客厅：还得就获奖提一点话题。

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从遴选的范围来讲，从获奖者的数量以及关注程度来讲，这个奖是否难度更大？对于你这个苏州高校中的青年学子走出苏州和江苏，是否有比较大的意义？

王尧：应当说难度更大些，它是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的，而且这是一个民间奖项，它有自己独特的标准和评审方法，在海内外有非常好的口碑。我一直以得到这个奖项为荣，不仅是我，其他获奖的作家批评家都是这样的感觉。当我后来做了这个奖项的终审评委后，更知道了这个奖项的不容易。现在是一个传媒时代，媒体的影响力很大，我因此浪得虚名。

晚报会客厅：记得有这么一行文字的表述：每一个获奖者的坚定存在和优秀作品，如同洪水中的石头，总是沉潜在洪水的喧嚣之下，慢慢地，他们就构成了某一文学传统中的重要路标……重要路标？请谈谈。

王尧：对于那些经典作家和作品来说，他们是文学传统中的重要路标，这个过程就是浮出地表的过程，一个淘汰的过程。我一直为伟大的传统和当下文学的杰出成就倾倒。我所做的学术研究就是在参与阐释这个传统。至于我自己，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什么，只知道自己不是什么，肯定不是路标。我自己的理想就是做一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的教授，既能教书带学生，也能在学术之外写散文小说。

我和余秋雨先生

晚报会客厅：就个人来说，我更喜欢的是你与韩少功、莫言等的对话，那套书对苏大出版社都是很有益的推介和提升。因为我也主持了本报两年多的一个“口述人生”，对话的过程很好，似乎一条活泼泼的鱼在手中扭动，那是兴奋和灵动的。

王尧：我们应当感同身受。对话是一种特别的方式，有现场感和创造力。彼此会在对话中激活思维，留下思想的素材。比起那些纯学术的论著，对话体可读性强，容易对读者产生影响。

晚报会客厅：王蒙等的口才好，而贾平凹有些内秀和木讷，这会影响对话的质量吗？

王尧：据我所知，不受影响。对这些大家而言，怎样说话都是一种魅力。对话体本来就要求有不同的说话方式。当然，一个作家如果不太善于表达，可能对话的时间长些，整理起来慢些。

晚报会客厅：还有一个问题。我知道将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比较有些犯忌，但作为读者，还是往往不自觉地要做的。我觉得你与余秋雨有相近的地方，你自己认为呢？

王尧：我没想到你有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个问题。如果说点话，我想，我和余秋雨先生都是一个有文化关怀的人，有怀抱文章传统的人，这是多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特征。毫无疑问，我无法和余秋雨先生比，尽管不少人对余先生有非议，但就成就而言，许多人和我一样，面对余先生，难以望其项背。

晚报会客厅：“论文散文做”值得提倡吗？

王尧：在现在的学术体制内，论文和散文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在以往中国的传统中，分得没有这么清楚。论文当散文做，可能做不起来。但是，论文，特别是人文学科的论文，我觉得还是没有必要排斥作者的情怀的，而且也不应当丢失文字的魅力，在这个意思上说，散

文对论文有借鉴意义。我一直赞成一个学者的研究应当融入自己的信仰、操守、人格和情怀。

血管里流淌着80年代的血

晚报会客厅：很喜欢你的《错落的时空》，我觉得苏州读者读来一定亲切且获益匪浅。光是目录就诱人。如：《“苏州”离我们多远》、《如何文化，怎样苦旅》，看了目录就急切想翻书。

王尧：谢谢你的理解与鼓励。这是一本学术随笔集，不是很显眼，但我自己还是比较看重这本书的。我试图把学术和文章合一。这本书很杂，或长或短，但多数是短文章。有点像你前面说的“论文散文做”吧。现在自己回头看，觉得短文章要写好真的很难。我不怎么给朋友送书，有时没有办法了，我就送这本书给朋友。

晚报会客厅：能否说说你目前的写作计划。

王尧：最近有本新书，《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是本长篇散文，我用了一种个人化的方式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文汇读书周报》记者访问我时，我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着80年代的血”。我一直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总没有时间静心完成。牛年对我来说，一件大事就是完成这部小说。我公开这样说了，是想给自己压力。当然，我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文学史研究方面。

晚报会客厅：牛年要完成长篇小说，实在是雄心勃勃。而且在我们这里率先透露，给自己加压，不会一不留心写成了另一部《围城》吧？

王尧：中国不会有第二部《围城》了。圈子里的朋友都知道我在写这部长篇小说，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我一直想用虚构的方式表达我对世界和人性的另外一种看法，说实在话，我觉得自己在现实中是拘谨的，一旦进入小说写作，我获得了自由自在的感觉。因为小说尚未发表，我很难具体说这个还在胎中的婴儿。

晚报会客厅：你现在做硕导博导，回首你自己攻硕攻博的历史，也

相隔时间不久。知道你是范培松教授的高足，想听听你对自己导师的评价，可以吗？他对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尧：大学毕业那年，开始报送研究生，我本来也有机会，领导找我，说就不要申请了，学校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我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中讲述了这个经历。我是1998年底博士毕业的，十年了，范培松教授是我读硕士、博士学位时的导师。大学期间我就追随范老师，开始做学术是以散文研究为主的，很大程度上受了老师的影响。范老师对散文史研究的贡献为学界公认，对苏州文化建设也起了重要作用。他又是学者中少有的性情中人。导师对学生的影响主要是人格与治学方法。我们师生的历史近三十年，可以说是多年师生成朋友。

晚报会客厅：学者作家的角色之余，你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是怎么演的？估计读者也很感兴趣，请你能将家事亮出来晒晒。

王尧：我接受过许多采访，但没有回答过私人性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说自己如何陪太太做衣服，我特别敬重的一位长辈看了以后，说我这个年纪还没到写这类散文的时候。女儿在国外读书，我们几乎每天用MSN联系。我是一个很宠爱女儿的父亲，好在没有宠坏。她没有出国之前，我如果回家晚了，进门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进女儿房间说几句话。如上街，我基本上是买书或者陪女儿挑衣服什么的。我一直很尊重女儿对事物的看法，包括她自己对未来的认识。不久前，女儿在博客上写了我，看过以后我流泪了。女儿的成长，让我兴奋，也让我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局限。

晚报会客厅：你对《姑苏晚报》有什么建议吗？

王尧：我一直很有兴趣读这份报纸。前几年有朋友给我送了这份报纸，今年朋友忘记了，我以为仍会赠送就没有去订阅。年初开信箱才发现没有了这份报纸。因此，我建议，你们还是送我一份《姑苏晚报》。

王尧小传

1960年4月出生，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江苏省东台市人。1985年考入江苏师范学院（现为苏州大学）中文系。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苏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兼任国家教育部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专家组成员，苏州市委、市政府专家组成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文革文学”、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多维视野中的文学景观》、《中国当代散文史》、《乡关何处——二十世纪中散文的文化精神》、《询问美文——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经典书话》，散文集《把吴钩看了》、《茶话连篇》等。曾获2003年年度优秀评论家奖。

（刘 放）

钱 缨： 见到一个“昆”字，就要看个究竟

我是六十年前“新苏州人”



钱缨（左）戎装照，右为战友和丈夫凡一

晚报会客厅：钱先生您好！您是苏州文化界的老领导、老专家，为苏州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苏州人民感谢您！

钱缨：快别这么说，不敢当的。我最近常常在反省，我也许在什么环节有失误，给苏州的文化事业造成了损失呢。

苏州的文化事业兴旺，在国内外都有名气，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一代代人共同打造的。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

晚报会客厅：您是一参加工作就在苏州了吗？

钱缨：不是。说来我应该也算“新苏州人”，不过是六十年前的“新苏州人”。我是1949年6月到苏州的。先生先随军到苏州，我因为正临产，就留在了苏北，孩子满月后，我也到了苏州，就此与苏州结缘一辈子。

晚报会客厅：您是什么时候参军的？

钱缨：1941年参军，当时18岁。父亲阿英是上海地下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组织上安排他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新四军一师一旅工作，我和三个弟弟随父亲也一起参加了新四军。